

栗城集

第二函
十冊

欒城後集卷之十六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全校
顧天叙禮初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
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
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

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

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
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 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

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
其所長未必無補於 聖德也故臣以謂 陛下只可使弟避兄

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
盡於此伏乞 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 朝廷之公道

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 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卽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
軾之嫌今者竊觀 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

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 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 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破德音以臣與軾旣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 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畧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

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旣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旣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 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 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

安私義皆面蒙一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千月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卽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

意見必見

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

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
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
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 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
郡以安愚衷干冒 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 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
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
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
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 聖慈速正典

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旣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搆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卽

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 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 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 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 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 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同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 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

且爲朝廷安心供職官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
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
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
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
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
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
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然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
施行臣無任祈天族命激切屏營之至取以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

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千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

詔書仍傳

聖

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

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
族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尙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
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
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
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
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
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

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況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

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祈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
後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
爲祈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

上皇帝云
皇帝下奉承慈訓公選

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
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
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
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

申三省
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北流
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
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
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旣
是大河正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
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
朝廷旣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
大畧以謂昔 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

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
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
黃河西岸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
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
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
上故北京連年苦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
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
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
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 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尙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